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篔窗集十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篔窗集十卷宋陳耆卿撰耆卿有赤城志已著録考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云葉適汲引後進以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耆卿即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適舉東坡太息一篇為證謂他日終當論定其後纔

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耆卿卓然為學者所宗又云耆卿四六理趣深而光燄長以文人之筆藻立儒者之典刑合歐蘇王為一家適深歎賞之核以適所作耆卿集序稱許甚至知予良所言為不誣謝鐸赤城新志亦稱其文疆埸甚寬而步武甚的惟車若水為耆卿弟子所著脚氣集則曰予登篔窻先生門方逾弱冠荆溪吳名輔案名輔即是子良之字先

從貫寔已登科相與作為新樣古文每一篇出交相訣倿以為文章有格歸呈先祖乃不悅私意謂先祖八十有餘必是老拙曉不得文字顧首顧尾有間有架且造語俊爽皆與老拙不合也既而先祖與貫寔皆即世吾始思六經不如此韓文不如此歐蘇不如此始知其非云云其持論獨異今觀其集雖當南渡後文體衰敗之餘未能盡除積習然其縱

橫馳驟而一歸之于法度實有灝氣行乎其間非嘽緩之音所可比宜其與適代興矣讀書附志載所著質庵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已不著錄世亦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薈粹共得文一百三十一篇詩三十八篇詞四篇中如林下偶談所稱代謝希孟上錢相啓游中鴻謚議之類均已亡佚蓋所存僅十之一

二矣謹釐正訛舛録為十卷俾不終就湮没其葉適吳子良序跋及耆卿自序仍録置前後庶有以攷見其大畧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序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風不復者幾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為古人大文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建安元祐恍然再覩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

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高揖秦漢未脫摹擬之習徒為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於文涉獵既多培蘊亦厚規制廣而容波瀾浩而平錯綜應會緯經匀等膏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是則薦之廟郊而王度美藏之林藪而幽頤愜矣至於審其所從不求强同量其所與毋為易得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葉適序

續集序

文有統緒有氣脈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無與也氣脈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輙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脈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无咎無已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

者中夜授垂死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
壽老四十年矣葉公既没賔𥦗之文遂巋然為世宗葢
其統緒正而氣脉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
宗蘇而理與文分為二呂公病其然思融會之故呂公
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精妙卓特備天
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無虚設者壽老一見亦奮躍策
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脉厚也又豈直
文而已余十六從賔𥦗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囑賔𥦗

者囑予也惰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貧寠初集既以鋟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鋟之豫章使夫統緒氣脉之傳來者尚有考也吳子良序

自序

予八九歲學屬文十二入鄉校先生長者以其粗工舉業亟進之他未知學也已而杜門衘恤去秋賦遠甚始得肆其力於古今如登崑崙璆琳珩瓚爛目萬狀欲與之敵而應答不暇於是知作文之難詩咏性情非有感觸不作他文雖强作亦不多見四六之浮至於家皐夔而人稷契讀之欲噦予心病焉會四五郡侯連以牋翰為囑辭不獲命涉筆無休時令數之不啻千百矣予三

十五竊末第人視之末為甚暮然老態先白卧病日十九或謂予技癢役其形而然予思之誠是也獨以疇昔勞瘁不忍付之埃土擇其粗可予懷者録藏之今而後當涵浸乎義理之學詞章之習不惟不敢亦不暇姑志吾過以諗來者嘉定六年寒食節陳耆卿序

篔窗集卷一

論

顔子論

宋　陳耆卿　撰

學也貴虛虛則不貴實是故學者必有所不受塵也後可受天下之至理惟其不受塵也惟其不受塵他物之象不受則亂矣物若之何受物哉學者之後聖人亦欲受其道如淵居并合非道不親請問辨

說非道不陳探玩修為非道不思不行夫豈不欲受斯道而卒又莫之受何也其中先有所受故也夫子道之至也顏子受道之至者也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是顏子能受道矣夫諸子之在聖門其問聖人者比肩其受教於聖人者比肩非不簡易明白也而或疑或辨或愠或譏故雖以聖人加意甄陶畢力鼓鑄猶有未喻者焉顏子獨何為而終日不違又何為而無所不悅耶此非顏子之自異於諸子

也吾困於私欲不暇而何暇於道嗟夫私欲之難去久矣非必貨財聲色而後為私也以善視之以善為之而不能不倚於偏亦私而已矣故為惡之私易見而為善之私難知孔門之中不以窮達累志者罕矣由求之徒既不能不用賢如閔子則又以不用為高惟顔子不然用則行而舍則藏焉耳夫必於行者私也必於藏者亦私也顔子之心無私故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惟其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其藏也非隘其行也非肆此

顏子所以幾於夫子而閔子所以不若顏子也夫其斂形抱影於陋巷之間自樂疑若無此世矣為邦之問何勤如焉然則陋巷之間未嘗無高宮廣廈也此顏子之所以幾於天也天下之以陋巷觀顏子者多矣不以陋巷觀顏子者顏子之徒也

曾子論

悟道者以真見體道者以真力力之至而見不與之俱是有四肢而無目也見之至而力為之憊是有目而無

四肢也雖然人以目為見而不能見乎目之所不見人以四肢為力而不能力乎四肢之所不力夫是以必貴於真見而且貴於真力也夫真力養於百年者也真見發於一朝者也豈惟一朝雖一噓吸之間可也豈惟百年雖與天地相終始可也世人知悟道之難而不知體道之不易以其所謂得於一噓吸者為妙而於天地相終始之說則悶悶焉夫是以崇見而黜力力之不勝而見亦錮矣忠恕者曾子之真見也弘毅者曾子之真力

也夫曾子以一唯而代萬夫之謄說則其見亦卓矣何懼乎學之不競而徒致其力哉吁此曾子之所以為善學而獨得乎聖人之髓者也曾子嘗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忠恕者曾子之所知而弘毅者所以行之也弘毅之不足力之不至則雖以曾子能無憂乎故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死而後已者不死則不已也非所謂與天地相終始者歟蓋天下之大而難致者莫如仁而其近且易入者莫如孝曾子以孝行

仁者也所謂本立而道生者也於是求之可以為近矣而猶曰遠焉猶曰死而後已焉則學之不如曾子者其可以已乎見之未及乎曾子者其可以已乎嗚呼使賛而未易吾知其猶未已矣使手足而未啓吾知其猶未已矣賛已易矣手足已啓矣從而已之無愧也雖然曾子可已也曾子之道不可以已也後曾子者能為曾子之孝則曾子常在目矣能為曾子之弘毅則曾子亦常在目矣聖門諸子之末流皆未免有獘而惟曾子獨無

奚得不以真見真力也哉或曰以曾子之力較之顏子則何如曰既竭吾才則顏子亦嘗用力矣然顏子之力施之未有見之初曾子之力則持之既有見之後也是故未見卓爾則顏子之力可施既見卓爾則顏子之力不可施非不可施也施之之至而將造於不施之地也若曾子則無時而不施矣其所以然則以見之未及顏子故也此所以操之執之期於死而無歎歟曾子始終用力者也顏子始用力者也孔子不假力者也學者未

能如孔則學顔可也未能如顔則學曾可也

朋黨論

昔讀魯論至君子小人和同周比之際未嘗不太息也和近於同然和有安輯之意焉同則迎合而已爾周近於比然周有普徧之意焉比則阿黨而已爾果若是易有比有同人何也曰聖人非惡於同與比也惡其茍也夫均為同與比而所以為同與比者不齊焉是故同于門則无咎同于郊則无悔而同于宗則吝比自内則正

吉外比之亦正吉而比之无首則凶然則同與比未可盡黜也世或因魯論之語而盡黜之繫易非孔子乎昔九官相遜而至於四岳薦鯀則弗成三千臣惟一心而至於周公與召公則不悅天下不以四岳為同且比亦不以召公為不能同且比夫以岳比鯀誠不可也以召公比周公何不可者而莫之比何也至後世而朋黨之事起小則亡身而甚則亡其國其所謂同與比者非復雜乎大易之所許而已純乎魯論之所嫉矣無望其為

難苟異亦難苟同今將絕其立異之私則必流為苟同之習異則一是一非猶有擇焉同則無是無非愈難執焉夫至理如圓鏡其不明者有以翳之也去其翳則明矣然則所以為至理之翳者非私乎但絕其私而毋較其異同庶幾與古聖賢之言合矣

張耳陳餘論

君子重信義而輕利害利害非可輕也蓋以信義為重則必以利害為輕事君處友同此道耳耳餘之起首從

陳王既從陳王則終其身可也未幾怨其不大用已遂導武臣以自王於趙則耳為丞相餘為大將軍矣自是而後甘心於趙王可也邯鄲之變借曰無所措手亦何愛一死不以致臣節於王哉乃以一時之計僥倖免禍復相趙歇其相趙歇猶夫武臣也猶夫陳勝也利之所在雖一日而十易其主不以為怪豈但三乎觀二人初相結時號刎頸交自鉅鹿之後則若與之不共戴天矣趙王餘之君也耳餘之同列也鉅鹿之圍燕齊楚之救

兵至馬餘獨髙卧而不恤可乎借使力弱而死於兵亦當然者士君子之行事固不計成敗也此隙一開更相仇惡餘一解印綬耳遂從而收之耳一為常山王餘遂結田榮以襲之餘一為代王耳遂輔漢以擊死之大抵一迫於利害無所不至疇昔刎頸之言能復記否韓退之誌栁子厚墓云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戯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視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忍背負真若可信一但臨小利害僅如毛

髮許反眼若不相識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吁其耳餘之謂歟雖然泜水之斬耳誠薄義究其源流則亦餘有以先之二子又不為無辨

韓信論

鷙鳥百不如一鶚高帝諸將固多其所與取天下者實一韓信耳大才不可小使漢之連敖都尉與楚之郎中相去幾何哉此蕭何之薦韓信非大將不止而信之見用於漢非大將不就也大凡料事在識處事在謀信之

識見於登壇與帝荅問之時而其謀見於請兵三萬人之日夫信嘗事羽事羽非不欲佐羽也顧羽非可佐者耳其言匹夫勇婦人仁怙威背約等事及高帝所以寬仁得人心之大略真如老吏鞫囚彼曲此直較然如日不待垓下之戰而勝負已判矣此信之所以捨楚歸漢也從信之策定三秦矣自高帝彭城置酒之驕而其事幾敗蓋是時欣翳已降楚而齊趙魏亦皆與楚和矣非信發兵與帝破楚京索而以身下諸國亦曰殆哉夫榮

陽京索乃漢與羽相持之地而諸國之下專藉信力前輩謂韓信將兵惜不與項羽一戰不知信以不戰羽而帝以不用用信夫欲拔大木不先去其枝葉則根本亦未易揺楚者根本諸國者枝葉也故信專為帝一意下諸國以孤羽之援而帝獨與羽相持於滎陽成臯以扼羽之衝然後羽可圖蓋非信無以下諸國有信而不使之下諸國帝雖與羽相持其氣索矣是信之所以有功於帝者正在於不與羽戰見得有區畫處未可以為

固耳此二疑也至於請為假王而繼以真王之命則其疑遂成至於固陵不會則其疑遂深前二事帝猶能制信後二事則帝不能制信而反為信所制封齊割地之時帝之心已勃勃乎不可遏矣特勢未可耳故項羽一死即奪齊而與之楚變告一上即奪楚而侯之淮陰蓋將以奔走之馳逐之使不得一日無事以嬉當是時帝既疑信而信亦不堪其困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雖欲不誅亦不可得也嗚呼信不反帝於羣雄角逐之時而反

帝於天下既定之日壯闒蒯通老從陳豨固可罪亦可哀矣向使帝也稍録舊恩略鋤新忿推誠而復王之未至有末年無聊之舉也蓋惟疑之甚故去之亟信不去帝不得高枕而卧嘻其甚哉

篔窗集卷二

宋　陳耆卿　撰

論下

酈食其論

論天下之事易識天下之勢難陳留敖倉地要粟多蓋漢初緊切之處不先據此則本散而易潰酈食其力為帝言之就二者論則陳留為小而敖倉為大入陳留所以謀秦據敖倉所以謀楚秦易破故陳留之入不旋踵

而至霸上楚難搖敖倉之守必至於屢歳而不决焉然當是時楚兵甚強漢勢尚弱漢之得以制楚而楚之猶有所忌於漢者敖倉之力也不然則楚固得以氣喝力恐直擣其虚矣其後彭城之敗韓信既收兵來會則亟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成臯之挑戰大司馬咎長史欣一自剄則復取成臯軍廣武取敖倉食是知敖倉漢之命一日無敖倉則一日無漢高帝智不及此食其實有以發之下齊之策尤為雄偉其剖判楚漢曲直理

亦甚明宜田廣之俛首順聽然不免使韓信之襲齊而至於受烹者明於謀漢闇於謀已也夫信於是時虜魏豹下趙代斬陳餘降燕王威靈所加易於破竹所未下者獨齊爾蓋以其國大勢強謹之重之而未容輕發也食其一旦以片語下之已之所躊躇而不足者人乃神速而有餘則信亦無以取重於漢雖欲不襲齊蓋不可得食其亦惟知已之辯可以折齊而不知信之詐足以賣已是以就烹嗚呼先下齊者食其也後襲齊者信也

使食其之言未入則齊之備固未懈而信之兵固未可向發蹤指示者烹而因人成事者王事之有幸不幸如此哉然則食其固可念而信亦可恥甚矣

陳平周勃王陵論

誅諸呂事是王陵者非平勃是平勃者復非王陵要皆一偏之見大凡人才固要相濟高帝遺命必欲以平助陵而又以平制勃則平勃之不可無陵猶陵之不可無平勃也夫明大義當有正論定大難當有沉幾諸呂之

王高后未敢專決而以問三子其心猶有所忌也使三子者括囊陰拱無一語畧攻其非則是吕后忌三子而三子乃以無可忌示之一決藩籬封王者豈特四人而已故陵奮不顧身以爭之高皇帝之神靈皦如天日而吕后則竊者之夜行爾陵死不恨奪之相何足道哉然陵之術可用於陵而不可盡用於平勃夫樊噲之憾吕嬃之譖吕氏磨牙於平勃久矣特未有以發爾若又效王陵之爭則以舊郄雜新忿寧免於誅縱不顯於此事

誅豈不能旁撫他故以誅之邪夫二子誅不辭也為漢惜也或謂舉事計是非不計成敗使王陵以死爭平勃復以死爭呂氏一日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立天下之義士將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不知夫能死非難處死實難三子非不能死也顧其時未可爾蓋君子之死有以有益於國而死有以智力已竭無可奈何而死諸呂雖王猶有可圖漢氏雖危猶有可續未畫一計未施一術而俛首以死是適以激變稔禍爾安在

其為能死哉借使呂后未誅三子而姑奪之權令日陵謝病免明日平謝病免又明日勃謝病免一人去位則以呂氏一人居之回環四顧盡在掌握漢之事去矣且陵爭諸呂之後退處十年自杜門不朝請之外有何巧哉若二子效之又可知矣然則王陵未可非而平勃亦未為不是也平勃雖均為誅諸呂而勃又與平不同平性狡詐故多避禍求全勃性剛直故多犯難不顧文帝錢穀之問平對勃不對王陵背約之問平對勃不對對

者未優不對者未劣也蓋平未當難時善於自觧有急則委之他人勃未當難時辯不如平有急則自任甚確辯不如平者少文也自任甚確者重厚也故誅諸吕時平嘗安徐勃嘗急迫平不入北軍而勃入北軍使北軍有變則勃先及矣平不諭謁者而勃諭謁者若不受則勃先及矣平專以難者遺勃而自處以易後來相位之遜雖欲不遜亦不可得也勃知已之位在平上者以功大爾豈知所以犯帝之忌而取捕逮之辱者亦以此哉然勃

亦有以自取之也逺權退勢出於已則善出於君上之
迫促則已非矣陳丞相卒上復用勃為相亦以資歷功
勞無以易勃故爾要亦有不得已焉者也十餘月而遣
歸則本心見矣夫為丞相不自抽身而待其君之遣則
已可哂矣為勃之計惟有深藏逺蹈而被甲以見守尉
果何為者邪借使漢家欲戮一退休之相甲胡足以禦
之然則勃非能反者特不學而愚爾使文帝諒其愚則
自可以保其不反逮治之事何待薄太后提絮詰責而

後止哉故嘗謂文帝平生寛厚惟誅薄昭逮周勃二事最忍然就二者較之薄昭罪已著則誅之猶有說周勃反未明則治之無名世謂文帝能保全周勃而宣帝不能保全霍光以是為優劣不知諸霍之炎真有危漢之理以勃之重厚無能而又已謝事就國氣象衰落自危不暇而何暇危漢使帝無捕治一事是真保全勃矣既捕治之則何保全之有哉惜也以帝之寛厚而猶少恩若是也

樊噲論

漢初勇士無如噲噲之勇無大於持盾入楚營及排闥入禁中之事戰伐不足道也然持盾事足以脱帝之難而重帝之信排闥事雖足以解帝之惑而亦足以招帝之疑譬如家有悍僕以之禦侮他人則可若主有過直入其帷而諫之縱曰朴忠其主亦已畏之矣高帝笑而起其中以為如何哉此固疾時之譖所由入也然則帝之欲殺噲其豪壯强直自可忌爾

盧綰論

人主之報舊恩當厚以賜予不當假以封爵綰之與帝不過曰生同日居同里及壯而學書相愛爾初非有運籌帷幄之助攻城野戰之勇也以信越之徒勳績如許僅得一王封而猶闗鑰隄防若寇盜綰獨何為而王綰王則凡帝布衣之交其可王者多矣白馬之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夫不可以無功而侯況可以無功王乎高祖善於律後人而不善於律其身與時四呂之

王安知其不以是藉口也

周亞夫申屠嘉論

讀周亞夫傳見文帝所以重將之權讀申屠嘉傳見文帝所以重相之權將相之尊次天子將相不重則天子亦輕此投鼠忌器之說也夫以堂堂天子之尊一入軍門而使之按轡徐行無異臣僕寵一私昵誰敢與君抗而摧拉困挫瀕於死而後釋之人皆以為二子之難葢不知文帝之所以為難爾有文帝則足以容二子無文

帝則二子雖欲為二子而不能夫文帝非不能自尊而
卑將相也顧其所以尊將相者乃所以尊己也易曰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惟其謙故有尊而光之理惟其
卑故有不可踰之理世謂文帝之治尚寛不知其振舉
朝綱尊强國體精采凛然銷姦禠惡蓋有合於乾德之
剛而非懈怠縱弛以為寛者也景帝見識不明故疑心
一開大臣不得展手伸足文帝任亞夫則景帝殺亞夫
文帝任嘉則景帝亦殺嘉二子在文帝時如在天池在

景帝時如在樊噐非二子前後相反時使然也景帝之待二子誠失矣而二子亦有以致之大凡氣强無學慮直少謀未必不為身患宰相職業以格心為主不以矯激亢訐為功以景帝之忌刻二子無以化導融液之而與力爭於事為之末則亦宜其扞格而不終也况夫取者之傲未免以私情而虧公禮悔不先斬錯之說又未免以小忿而忘大敬嗚呼已伸者難屈巳亢者難下景帝之不能容亦文帝之能容有以致之耳盖惟二子得

容於文帝而遂以其事文帝者事景帝其氣益張不可收斂則其死宜矣觀此不獨見文景二君體貌大臣之輕重而亞夫嘉之相業可以考矣

劉向論

劉向學術未醇而心事甚正其學見於事宣帝其心見於事元成夫神僊黄金乃秦皇漢武之所以亂亡者向以通達能文應名儒俊材之選名見之初疑有正論裨益而所獻者淮南鴻寶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而已

名儒俊才果如是乎推是以往則所謂講論五經者亦糠粃土苴爾雖然不遇疾風無以知勁草不遇恭顯王鳳無以知劉向漢家宗室固多其朴實為漢者特一向爾惜乎其無沉幾深略也何者去小人之法不在淺躁方望之堪向等同心輔政其力强其年富可以有為矣是時恭顯所以疑數子者亦未甚也使有沉幾深略以圖之未必無成柰何未白語泄先受下獄免官之禍其啓恭顯之疑一也後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而徵堪

向欲以為諫大夫事體方有可回之漸正宜緩以待之奈何使外親上變事復以此敗其啓恭顯之疑二也二疑之餘更相仇敵向等之忿恭顯日力而恭顯之防向等日深觀向之所以攻恭顯者專以災異而恭顯之所以攻堪猛者亦以災異地動殆為恭顯此向攻恭顯之言也以夏寒日青無光為堪猛用事之咎此恭攻堪猛之言也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指正人為邪正不勝邪則向等不能害恭顯而反為恭顯所害望之死於獄則

失一援矣堪死於瘖則失二援矣蓋望之堪尚存向猶得扳連以成事望之堪既死則向雖獨抱忠腸倀倀然何所依哉探本窮源則實向等始焉之輕發有以召之也或曰向之攻王鳳非有所謂語泄之過與外親上變事之非也胡為向之計終不行而鳳之姦終不去曰不然恭顯雖擅權未至如王氏之盛而向之攻王氏又無望之堪猛之助也恭顯之姦本亦可去向不能審其所以去王鳳之姦既難於去向亦終不可得而去此理之

必然者也大抵去姦之事出於上則易出於下則難以
元成之敝於恭顯王鳳如彼其極向等欲以口伐代斧
鉞難哉鳳之用事既甚於恭顯而成帝之孱弱復甚於
元帝孰復向傅觀元帝因地震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
内侯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是猶能侯望之而徵堪向
也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堪為光禄勲堪弟子
猛光禄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是猶能擢堪猛而大信
任之也因楊興諸葛豐之言左遷堪猛暨廟災日蝕乃

名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是猶能察諸臣之非而
責問之也責問之後徵堪詣行在所拜光祿大夫秩中
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是猶能再
徵而以為光祿大夫大中大夫也特帝知之之心不勝
於恭顯讒之之口遂以不終至於成帝則異是矣向奏
洪範五行傳論則曰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
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其上諫延陵疏則曰上甚
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其奏新序說苑及上疏陳法戒

則曰上雖不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至於上封事極言王氏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夫曰休者其真情曰思者其矯辭也縱帝能思與不思一爾嗚呼唐德宗不以盧杞為姦邪而以姜公輔為賣直德宗之愚惑未足責也成帝知恭顯之為專擅而惡之矣知向等之為精忠而喜之矣乃齷齪牽制略不得一引手何哉譬如家有幼主而強奴悍婢操竊其權主固知其受制有至親良友告以驅除之說亦已覺其言之善而乃因循苟且

不能早為之計其不終斃於強奴悍婢之手者幾希

劉歆論

歆向之異同有二有談經之異同有用心之異同夫專門名家正是漢儒之癖歆向雖父子其不肯相襲亦明矣一以穀梁一以左氏其解春秋之辭雖異其欲明春秋之意亦豈得異哉柰何向以春秋排王氏歆乃以春秋附王氏向所上封事指陳春秋災異及於弒君亡國之語是知篡逆之為大罪矣而歆獨輔莽以篡逆豈左

氏教之耶大凡亂臣賊子之作於世非重有所倚毗則
事不成故必有苟賤無恥之士羽而翼之教之以黼藻
太平興建禮樂塗天下之耳目而簧鼓其視聽乃克有
濟蓋所謂孔光張禹之徒皆是也終之者劉歆馬其罪
可勝誅哉故嘗謂焚六藝者不在秦始皇而在漢末之
數子秦始皇焚之而不亡漢末數子用之而亡

吳王濞論

養惡如養癰疽養之而不治則將至于不可治逮其不

可治而欲以刃去之未有不潰裂為身害者吳王濞之惡自高帝而已萌至文帝而已成至景帝而已固當是時謀所以去之當有深沉審重之術豈容遽以刃為哉鼂錯號曰智囊其愚極矣夫高帝善知人其臨終告呂后區處參陵平勃輩如神醫料疾半語不爽濞有反相宜不勞於目擊矣以之告濞而又戒以毋反者蓋將逞已之明特而驚摧濞志也然是語一出濞知帝之疑已矣知帝疑已濞亦安得而不自疑乎觀帝告以天下同

姓一家而吳太子之死濞即曰天下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則拊背之言濞已橫在胷中一旦有郄則激為此

論爾文帝之時固當陽厚其禮而陰為之所乃自賜几賜杖之外寂無聞焉夫几杖之賜謂文帝善優容則可謂文帝善措置則不可何者是時濞已有邪謀帝不審圖之而徒曰尚思縱能釋其謀於一時烏能釋其謀於異日盖思濞者適所以誤濞而誤濞者適所以自誤也至景帝時欲一舉而去之則不可矣夫非七國之强不

可去也所以去之者非其道也夫憂七國之變豈特鼂錯哉在文帝時賈誼固已憂之矣其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患諸侯之強且大也故欲割地定制分齊楚趙燕梁為若干國而廣封諸王之子孫其地衆而子孫少者則空其國以待其子弟之生天子無所利焉至於欲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使之禁吳楚割淮陽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而使之扞齊趙計慮周徹往往切中不若錯之直且踈也其後帝思誼言

復分齊為六分淮南為三以至七國反時吳楚趙與四齊王舉兵西鄉而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誼之智有以使之也使錯能深思熟慮如賈誼之策則七國之反亦豈若是亟哉雖然錯之罪不在於削吳而在於削膠西楚趙夫膠西楚趙初未有反謀之可言也未有反謀而削之錯之意固欲因膠西楚趙以令吳而明削地之出於公爾不知膠西楚趙之削既有以離膠西楚趙之心而濞又得挾之以號召諸國諸國之從濞宜也蓋濞不連

諸國濞亦不能以自反濞之欲反久矣顧無援且無名耳今既得膠西楚趙之削以為名則可以激怒諸國諸國既皆畏削則亦不得不皆為濞之援名著援强遂為漢憂幸城守有梁而王兵有周亞夫不然殆矣錯一死胡足道哉

篔窗集卷三

宋 陳耆卿 撰

序

論孟紀蒙序

天下不知凡幾書也而能盡天下之書者則莫若論孟論孟非能盡天下之書也能盡天下之書之理也夫誦說有限而理無窮獨不見夫萬斛之泉乎汲者愈衆而來者愈不已也學者之從事於斯也茍不以身體之以

日用推之而徒耳剽目掠脣齒摧欲以明理理不明而反晦譬之遠道聞其遠者未必真知遠也至於足履之則知遠矣又譬之美味聞其美者未必真知美也至以口試之則知美矣學者讀聖賢之言而無體驗發明之益則身自身書自書縱千萬言衹益為贅其何以修己治人放之四海而準也予少讀論孟未知其所以讀逮長知所以讀而未得其趣憂患後屏居杜門乃始深玩而精索之其初也懵懵然其後也汨汨然又其後也

洋洋然蓋所謂以身體之以日用推之之驗也大而天地山河細而一飲一食無不往復省察動靜思維故其熟也頗覺身與書非二物目之在書也書之味固不加多其不在書也書之味亦不加少坐焉書也立焉書也凡百語默作止無非書也嗚呼予之從事於斯也久矣其得於心者本不可以言語傳也而或不免於言亦姑以誌吾見之所至而已乃録而藏於巾箧命曰紀蒙俟予見或日進蒙或日開將刪續而是正之非敢以是為

大而無所不包也故人罕能之而孔子亦罕言之觀當
時學者之問咸有輕夫仁之心矣而孔子未嘗輕予也
問仲弓則曰不知其仁問由求赤則曰不知其仁問子
文文子則曰未知焉得仁極而至于顏子之好學亦止
曰三月不違仁而已嗚呼使當時學者知聖人不輕予
之意孜孜焉矻矻焉去人欲而還天理則仁之道可以
歷階升堂而馴入於閫奥是罕言者所以深言之也雖
然孔子未言仁之為何物也自孟子以仁為人心而仁

之道明夫明仁之道者孟子也洩仁之蘊者亦孟子也
且何獨言仁併與義而言之矣孔子不言義以仁而包
義也孟子兼言義以義而證仁也孟子既言夫孔子之
所罕言而又言夫孔子之所不言豈其得已哉蓋以時
人不知義故也告子孟子之高弟而猶以義為外非惟
不知義且不知仁故孟子兼言之七篇之中多正義之
說也義之說明仁之說亦明矣嗚呼學者其可不求論
孟之大旨乎知仁之一言則足以悟論語之書知義之

一言則足以悟孟子之書又知仁可以該義而義可以證仁則可以兼悟論孟之書若夫舉一而廢一通於此而不通於彼奚其悟學者詳之臘月朔日後序

送商義仲倅延平序

仕之門有品級初擬第得簿若尉已乃調丞若郡曹歲會六受五大官薦乃克改秩秩改注邑法也邑滿得貳郡亦法也俗重内往往以受邑為不得已既又以貳郡為恥賢而獲於上者不問反是則亦縻日引月聲哀當

路求所謂院若轄者噫院若轄非尊也貳郡非卑也棲棲然以一出入為喜戚奚其隘惜乎無以商君之事告者初君之官定海也有聲賢而獲於上矣咸謂合在朝廷伸眉吐氣君若不以為意其所調則鄮浦之治中也自當時之惑者不以為疎則以為激不知君之心如行雲流水遇物而不必於遇吾知行吾志而已內與外且無有焉有所謂喜戚者哉君無喜戚而於鄮浦之喜戚則大人謂千里權在守守行貳助之則往往以不急視

貳是大不然夫使千里之民得安於民者守也使守不得恣於守者貳也貳不治則守恣守恣則民病何謂不急雖然彼有頡頏作氣相敵不相下者誠不恣其守矣然不恣守而自恣則所以病民益甚二者不同則皆君之罪人也吾聞廉於立位者必能舉其職君之行吾知劒浦之民辟易改視而千里之内薫如也乃探其意而為歌曰劒浦之水兮深幽君之愛兮與水爭流劒浦之山兮業岌君之節兮與山角立於君為屈於我為伸尚

其歌之以詒後之人

送應太丞赴闕序

貴溪應先生以淳熙丁未唱第嘉定辛未登朝繇棘丞丐外歷郡守常平使者陞轉漕辭不拜改刺處州有問處州之政者皆曰先生有悈悈之才而宅以謙有稜稜之威而陶以和有了了之智而載以默凝香宴坐未嘗疾聲躁色也而千里之人皆親愛而師畏之古所謂儒者政真其人歟和氣川融歲以稔告遠近稚耋免縱理

入口之相非飽於稼飽先生之仁義也方將用借寇故事請于廟朝然滿且名矣或謂先生三十二年之科名八年之班綴久于外以部使者屈治郡令再入已回翔矣而未知造物意也浮花艷卉無旬日長而鉅栢之亭亭參天不改非雪霜畔常有陽春邪久於外者惠吾民也以部使者屈治郡者辭尊居卑之義也踰滿而後名者不輕奪赤子之乳也名之賛奉常者有興禮樂致太平之具而以為之兆也耆卿下邑勾稽吏爾樸拙根性

先生霞翼之吹送之煦我以道德鞭我以文辭恩獨厚念雖束縛千兔未白此悃矧一幅刻藤哉觀唐人送李正字皆以詩以序者獨韓退之序意厚也然觀退之諸序有祝體有規體今將為規乎尚何規盡亦不以規而以祝乎秋浸疎梧月酣新桂祖帳溢衢餞觴浮空一祝曰寒燠未齊宜尸牖泰和壽斯文脈再祝曰上方禮羅鴻碩九鼎宗社詒爾父老先生去是邦非忘之也起而漸澤八荒則一州固在其中矣三祝曰牛馬走尚伏泥

塗望先生今在何許異時邂逅毋相忘一祝為先生也
再祝為父老也三祝自為也酒三行而祝辭備古體也
嘉定戊寅八月望門人天台陳耆卿序

送羅明仲序

予曩歲業於鄉校里中子多從之遊課其尤得羅生羅
生文而好修氣醇且恬迥矣其不類里中子也愛之甚
生亦樂於親余兩載來予多病他稍辭去生獨往來如
故予以為久要之誼在生無惑一日來諗曰表叔父商

公倅劒浦將挾與俱某有親在不樂於遠而又念夫此行之弗得辭也先生意何如應之曰予生平好遊每欲效司馬子長之周覽天下挹奇撮爽以礱吾胷家無伯仲尼焉而未獲遂也劒浦千里道爾生曷為不去且吾聞之人之所惡於遠遊者為其蕩也其蕩以其汎焉而失所依也依商公則得其所依矣是必能飲生以和陶生以靈而使之磊磊也生曷為不去雖然生去宜也予亦有望於生焉凡學之道患在於小有得而自功自功

之患非徒不足以語大也亦非所以固夫小也令以生為未有得是為誣生以生為大有得恐生之走而避也然則自功之患生雖未必有是余不得不慮及是繼自令立志不實不收不遠不休庶幾乎學增而趣新以是而目斂浦之山川風物其所得必大生勉哉予與生別跡雖南北而心則同堂若也謹勿忘予之言

送王抑之序

四明王君抑之少以能賦貢禮部白髮始入官再轉而

丞吾邑其筆端橫放泉迸矢激牒訴未燭首尾已娓娓
數百言人甚壯之意其功名未艾也踰年政成忽有所
不樂賡陶潛詩請於郡解印綬去去之日士大夫左右
頷欲苛留之卒噤無術而止然君之去甚非得已也君
自念身儒生不能敲擊振撼朘膏血以媒寵姑欲用平
平策書下下考庶不媿父老云爾會歲大祲力役之征
沒于吏蠹者久已不治而蠲閣之令且下旦暮弄朱墨
雖手瘃足冰無以塞責君謂技止此爾欲強徵之民則

不忍欲傲視上官之期會則不敢不惟不敢將有罪以
故遂行嗟乎世見以特科入仕者往往競狎易之謂其
茍祿活妻子爾君身可老志不可屈且禍未及褰裳而
逃之彼悠悠風塵無君之年而朶頤不休者當為之愧
死矣古人云可以止則止君非可以止者邪又云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君非不得其職者邪抑余聞君固
老矣而且有母在縱不為妻子地奈何乎庭闈曰仕以
行道卷道而安於家雖啜菽飲水樂也枉道而不安於

官雖日用三牲不樂也即其子之所以養知其母之所以教尚庶幾乎魚軒載塗試為余讀此序余亦噤無術以留君者也

送葉孟我之官寧國序

嘉定改元夏五月鄉先生葉公孟我出為宣之寧國主簿是行也邪之大夫樂而賀之走獨以為歎宣言曰邦人知公耶公問學如禹治水攷制度如周公畫井田制賦落筆為文章如庖丁奏刀而匠石操斧少巳負聲望

入太學名流異待之當是時謂萬里可立致命不隨時
汨汨以老諸凡友公研席者或已為公相師公方冊者
多已為卿大夫公獨棲遲故山僅僅妻子養寒月半簾
清風一榻蕭然弔影居人之所不堪是坐何尤哉寧國
小邑也主簿卑官也吾方以為公弔奚其賀雖然吾為
公平心而言之公亦為我平心而聽之天靳才哲人樂
富貴二者之難兼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暝
眩一世者必不得已而去曰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多矣而

至於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然則將奈何邑小則便閑官卑則遠謗琴高之山謝眺之亭前跡往事豈無怪怪奇奇為公獻者邪勾稽暇覽而歌之其聲與天籟相宮商而不雜則其視一主簿秩已為浼已無論其大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況三歲别乎此則予之所以悲

代送學子之婺女序

宋有天下德厚而澤遐施于金枝繁暢滋殖非徒富貴

之且稔於教以故誦詩讀書與韋布之士敵盛莫盛於
台黄巖其别有二曰江北曰西橋其父兄類以道德性
命之學名家子弟油油翼翼奉家學惟謹誦讀之勞又
有非韋布所及者余非獨慶諸趙之昌又以見聖朝之
化訓本支者長也獨自恨寡陋生乎其里而不接其人
私竊以為愧戊辰春杜門家食忽有以書幣來者乃江
北趙招余以館也余欣然從之入其塾乃得親承其父
兄而熟交其子弟所見過所聞通之於子弟行為最長

穎悟絶人余所愛重也與之處相得驩甚不數月侍其
父官婺女且來告別余因語之曰人之學不惟其地惟
其志今夫為人子弟而不遇賢父兄可嘆也子父兄賢
矣遇賢父兄而己無美質可至於學可嘆也子之質美
而可至於學矣夫有賢父兄又有美質可至于學能充
其志焉則何向不成婺女多師友往而叅之必有以啓
發子用是率仲及季鞭策於久大則為不虛其美質者
也不愧其賢父兄者也不負余之所愛重者也修塗犯

署願加護

送伯父歸餘杭序

歲在己酉伯父有臨安之役耆卿年甫十二未知別味何若也三十年間耆卿以試如臨安得見者三焉伯父亦以事歸台得見者四焉初見時伯父年未老齒髮方盛而神完氣澤不以羇旅形於色其後年向老矣而齒髮不衰又其後齒髮少衰而獨其神氣炯炯自若也以故一見則一喜喜定復悲念吾先君已不生此其同産

兄弟也行年七十有四矣不得與之同堂合席而使飄泊於異鄉吾何顏以上松楸邪然伯父去台之久也客于彼之安也謂吾手經足緯習貫如鄉里也吾身館焉吾子贅焉吾孫育焉吾魂夢實依焉是故每一來歸往往不數旬而返有留止者伯父拒弗聽也嗚呼其別日多而會日少如此人生非金石可不重為浩嘆哉令耆卿試吏青田距臨安千里而遥伯父蠒足至曰吾來良苦吾內之死十二年矣吾營營衣食而已葬未有銘而

且無其資吾將犇告于世之有力而好義者汝其籌之肴卿曰噫此小子責也敢以累伯父因念伯父平生奇邁其稍滿足時棄千金猶敝屣遇窮且困一介不屑也臨安天子行都貴人林立伯父未嘗託足而曰使吾曳長裾而生不若服短褐而死其介如此令乃迫於其内之葬而役役遠遊非有大不得已者而奪其情邪肴卿既為之銘而力薄不足以助書而聲之當路又念磊砢之士何世無之伯父此行當必有如范郭故事者追送

之餘恨身囚朱墨不得隨鵷首以邁儻俛倖滿秩尚思迎奉華顛歸老帢幘峯之下也嘉定丁丑重五前一日姪耆卿序

贈畫墨竹葉漢卿序

此君自王子猷即可膾炙百世長子孫於巖穴者月纍歲積人既飫其真則又欲圖其假以自近漢卿其傑也漢卿衣鶉衣盃酒外懶不收束疑與竹反而旦旦摹畫之抑其中偶有合邪俾之試所習初不經意已乃奇態

橫發瞥眼百尺風披雨灑如在瀟湘其可以傳無疑也余嘗論世間繪事宜得天然奇趣若葉葉而較節節而數殆類刻楮愈肖愈非知是說者可以慨然矣世見蕭協律文與可殘根墜籜則起恨不同時之歎至吾漢卿醉墨淋漓縱橫滿屋或不知寶愛之可怪也哉

贈劉神童序

童子科所以羅天才之早慧者謂宜朝儁異而夕富貴也劉君得此二十有三年猶在短褐雖舌本九經聲出

金石不足以易一飽況富貴邪吁此命也然人視劉君可以謂之命劉君自視則不可謂之命歸故里訪舊編湥之使益深鞭之使益遠毋使人誇其早慧而不見其晚成此之謂自立君勉哉若以為歸之具未治當必有動心者

送徐山序

徐君山來自永嘉示予諸公詩詩言其談五星甚美問之則予黄巖人也不遇之同里而遇之異鄉予亦陋矣

君徵予詩會予冗謾筆此紙未知重會在何處貴者之難逢未若賢者之不易值也觸熱萬里眼光挾電或有賢而貴者其告我也哉

送朱生序

曩歲評吾鄉術士其精者曰朱君朱君起書生往來皆里社之俊故其名奕奕在人上不以其貌廢也嘗過余道禍福極欵洽余喜為賦詩自是十年不相聞去歲竊末科他術士紛來賀又弗覿君面意其頡頏不屈否則

諱其功而厚自匿也然聞其貧甚自放於相如滌器之側心甚憐之抑豈徒能言人之命而獨遺其身邪春雨相過理舊話若一夢其憔悴樸訥猶故且曰有子矣視君之子之命果有立則君之命未為不過也因書此語俾刻諸家塾

重贈陳良夫序

余曩為陳君作序序百餘言言其術之驗於余者爾其驗於人者未之悉也試吏青田君扁舟往還尤熟叩其

術精於前者更十倍水心先生復次對盧子高葉季重預薦陳漫翁得近禄應魏二太守拜罷何元樞費杜晦之死余弟良卿喪耦皆明指日月不差他若此甚衆書其顯顯以告知者嗚呼術士東西南北取人厭多矣余於君不惟不厭且日益敬愛之離則愁合則喜以余之寡合與君之不苟合而其合如許此未易與俗人言也

庚辰二月上澣 再書於貧窓

贈周生序

難信復不能不信問者常駢肩也夫富貴貧賤固有命然君子罕言焉今夫仁義禮智得非天所以命人者邪修其身仁義禮智無歉焉貧且賤不恥也不修其身仁義禮智缺焉富且貴濫也人不遠恥而師濫以故聞命之不善則變乎色其身之不善則安焉吾固知其惑也令天下恥不富貴者何限葉君苟徒以富貴悅之是誑也繼自今稍放於仁義禮智則幾矣君其行

隘軒先生文集序

於時臨軒年八十一而五經始論後三年五月孫若水始袖畀予又二月始完領他述葢予郡補官需之明年也初若水來予問尊翁壽幾何飲食起居若何娛老以何若水謂年及耄匙飯不滿掬觀書每薄夜半倦劇引睷天未雞朗吟五經論一過曙即起外是無旁娛嗣予得論讀之綿深婉澹文有漢風内宿聖賢氣象易詩書尤迴透佚前輩非真見到者不到也若水又謂論既成他述隨以板板二年印帙甬三一自畀一大田令一先

生我祖于此訒矣予觀經論數千言十不集中一隘軒
自叙獨此介介他述冷莫掛語疑不彼重或不精及層
掀統玩意弗痕句無鏤古腴天況大略如江潭未波而
淵然之神固在知非不重不精而精重有大彼者聖人
書敬齋緒也既大之宜不老不著不人不畀訒著則訒
畀矣論如許他述可徵也隘軒車氏名似慶表石卿敬
齋其先人大田其友人王德父之里端平丙申三月朔
篔窗陳耆卿序

赤城志序

圖牒之傳尚矣今地踰萬里縣不登萬户亦必有成書焉矧以台為名邦且稱輔郡綿涉千歳更數百守而闕亡以綌難之歟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有守四人嘗屢其力于斯矣如尤公袤唐公仲友李公兼類鞅掌不克就最後黃公𤨏以命余偕陳維等纂集焉會黃去匆匆僅就未備也東其槀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備而併與僅就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

政遂復以命余于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榷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屬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既具余為諗沿革詰異同劑巨纖權雅俗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折之于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徵以存教化識典章非直為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而書成嗟夫同是州也非可成于今也或曰有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概述吏道以為有

司簿書之所不責謂之不急夫豈惟學哉語以圖牒非
不急之尤者邪然而莫奥于圖牒莫渫于簿書有司之
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令公之為政也剖叢滌煩燭幽
洞隱于有司所急者誠井井矣而于君子所急者尤惓
惓焉用能以半載之間紉千歲之闕增十年之未備洗
數百守之因襲成四人之厪嗟夫此豈以其時哉書成
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則時赴之矣無其
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一圖牒為然天下

事皆然